



清代宦臺文人文獻選編 第四種

內自訟齋詩文集

(四)

周凱撰

卷  
八

重脩玉屏書院碑記

廈門一島居漳泉之交分同安十一里之一里曰嘉禾里無學校而設書院書院有二曰玉屏曰紫陽玉屏在城東南隅玉屏山故名齋舍鱗次山海環拱勝地也中祀文昌文武朔望禮焉殿宇差隘雨則僚屬不能展拜而武廟在城西南隅建自康熙初水師提標五營新之規模宏壯視此偉焉余自莅斯任時與廈防同知謀別建紳士狃於擇地之說終無成十五年春董事者以玉屏書院年久請脩余往度之殿後

有隙地二弓拓入殿卽宏敞蓋向者建置之未善也  
謀於提軍陳公化成釀金改建令營匠購造專弁監  
工三閱月而工成費寶錢六百餘算殿廡敞邃雖不  
及武廟然煥然改觀矣由殿而東爲崇德堂漱芳齋  
芝蘭室賣詩店殿後爲朱子祠亦曰集德堂祠西爲  
萃文亭三台閣靜明軒倣胡齋下爲講堂又有銜山  
閣皆書院中齋舍及遊覽處也向之脩建也歛士商  
錢一二紳士董其事書吏雜其間多浮費工不堅余  
乃倡爲各脩法有願脩某室者捐貲自爲之毋經書

吏手於是舉人呂世宜李應瑞脩萃文亭遷魁星像  
其中生員林錫朋脩芝蘭室貢生楊士僑脩賣詩店  
職員陳聯恭脩漱芳齋吳廷材修三台閣童生張福  
海脩靜明軒監生郭懋基脩倣胡齋職員吳文昭與  
族人重建朱子祠衆典商重建銜山閣崇德堂而舉  
人凌翰與弟亦脩福德祠次第興築彼此爭美較前  
加華焉講堂在殿西又別爲門以便主講者出入築  
地五尺凡再閱月而落成請余爲之記將伐石陷諸  
壁余維書院所以廣學校之教也廈門雖分同安之

一里而士則四方咸集不僅同安也貨財所聚民以富足故事易舉好義者衆也顧余更有進焉將以此爲華觀乎抑將有人焉讀書其中明先王之道希聖賢之學求諸身心無愧神明以儲

國家之用乎余雖不學觀察是邦五年矣士有淬志於學者余當進之於道以無負諸君重建意至於書院興始具詳前人碑記茲不載

嚴簡不蕪其不著議論若無意爲文者尤古文家

高境老境

高雨農

義倉埭田碑記

廈鎮義倉前巡道倪竹泉先生奉督撫檄所勸設誠  
盛舉也士商捐銀錢三萬餘建倉於深田買田湖蓮  
保歲入租以實倉其田瀕海藉隄爲護土人呼隄曰  
埭亦曰海岸呼田曰埭田言非隄不爲功也尋爲海  
潮所齧隄崩鹹水間有侵灌租入不足余蒞斯任屢  
思建復而費不支越五年倉有贏餘林後鄉薛豹率  
其族願獻廢田於倉請築隄詢之司事者僉曰可道  
光十四年十二月余親往履勘田在舊所買田外相

毗連外隄久廢田成沙鹵故曰廢田薛姓父老泣而言曰自外隄廢力不能築大姓又竊石去益廢吾族無所耕種而糧不得免催科時迫人丁流散逐日以貧與其捐於海不若捐於倉爲佃猶得歲食租之餘余心憫之計外隄長二百一十三丈需用石二千八百餘丈內隄長一百一十七丈需土統計工費五千餘兩計種三十九石五斗九升舊田計種四十石六斗九升歲入租千六百餘石余曰此十世之利也非惟薛氏子姓得所養義倉實城鄉村社歲荒均得沾

溉令估值給薛姓廢田價賓錢二百日無令後世謂  
爲捐獻也乃鳩工興築始於十五年正月十四日六  
月石隄成閏六月土隄成於是分畝仗量計戶給佃  
共得田若干畝引泉鑿池開溝爲瀦蓄設涵硐以時  
啟閉聽佃民三年自種雜糧宣洩鹵氣三年後入租  
外墳之田歲可入穀若干石內墳之田歲可入穀若  
干石永爲義倉之積詳報大府及前後捐輸人姓名  
會案入奏俾得邀

獎勵又懼鄉民之無知也出示曉諭名外隄曰義倉

石埭內隄曰義倉土埭俾顧名思義共相守護知爲  
義倉之田非薛姓田也建屋宇定章程歲時輸納之  
法立石記事以垂久遠余之盡其心力者止此是所  
望於司事諸君及繼任者以時稽察毋使滋弊云  
思懇氣茂嗣響南豐先生近文益趨平淡由胸中  
洋灑文與道會更近則何思何慮境矣

高雨農

四十九石山房記

呂子西村好古而辟凡金石磚甓之文摩撫審玩嗜若性命善屬文工篆隸有四十九石山房石刻行於時四十九石山房者其友林生研香墨香讀書處也研香好寫竹多蓄古研墨香工刻石硯背側皆有文酉村所摹墨香所手刻也凡四十九石因以名室酉村雖主講他所歸則假館其中若家焉乙未之秋余偶過訪門有竹數十挺負牆而立榜曰西林別墅陳司馬士竹所書也入曰肯齋曰此君菴肯齋郭大理

蘭石書此君菴余書也最後爲山房西村以漢隸書之樹則有梧有柳有榆有荔有榴紫藤覆瓦崇蘭數十盆馥郁階砌有小池畜魚以洗硯水墨色雖近市無塵囂氣入其室圖書滿壁翰墨縱橫蓋西村方濡筆作書未竟也坐定余笑而言曰子不聞程子之論玩物喪志乎今子年亦五十餘矣宜求有得於身心者以爲樂何逐逐於是耶西村曰夫子之言是也雖然抑有說人之性不能無所好而心不能無所寄貨財聲色好之者衆矣今之人且有好古所無者嗜之

若不可須臾離某則以爲可好者莫古若也因其性之所近而寄焉心與物若相逐而心與我亦相忘每見古人書蹟之猶存者雖殘編斷碣因其年月稽其生平行誼其人而賢者也則求其性情氣象之所在嘆書之善有由自也其人而不賢者也書雖佳亦求其性情意氣之所有何其卽於偷而猶若是也又嘗因之以致世代之升降隆替政事得失人心敦厖澆漓之有漸未嘗不欣然喜戚然憂且廢然歎某亦不自知其中之何以然也而林君昆季若有同嗜焉竊

謂尙論古人於此未始不於誦詩讀書外可得其一  
二也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有博奕者乎爲  
之猶賢乎已言未已余起而謝曰子其與古爲徒者  
歟所得於身心者遠矣余淺之乎其言之也二林生  
請爲山房之記記者記事記言余謂今日呂子之言  
足記也遂書以遺之

聽禽圖記

謝靈運登池上樓詩曰池塘生春艸園柳變鳴禽夢弟惠連得句後人遂以爲兄弟故實云鸞島郭生懋基有兄弟三人分廄以居一旦繪其貌爲圖而無名請余名之并乞記余披圖視之有橋有池有亭有軒生衣白祫持羽扇倚石而立以一手撫樹意若有所聽焉旁有二童子踞地飼鷁爲戲一童子以竿持鷁行橋上橋畔有柳蕤蕤然覆於池柳深處爲書堂二少年持書倚窗讀一絳衣小兒出其間與持鷁者若

相呼狀松竹陰翳芙蓉渠始華蓋春夏之交也畫工信  
筆爲之無所取意因取靈運詩意名之曰聽禽圖夫  
禽聲一也靈運曰變何也豈鳥以時鳴至春深而變  
乎抑雛者育蟄者化鳥旣衆而新聲出乎抑有感於  
心而人之聽之者以爲變乎余嘗讀鴈鳩之詩曰鳩  
鳩在桑其子七月鳩桑扈也朝自上下暮自下上飼  
子均一故以喻君子之儀觀於鳩知父母之於子無  
不均一也伐木之詩曰相彼鳥矣求其友聲矧伊人  
矣不求友生於鳥知朋友之樂朋友且然況昆弟乎